

三國志通俗演義

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四

目錄

關雲長單刀赴會

曹操杖殺伏皇后

曹操漢中破張魯

張遼大戰逍遙津

甘寧百騎劫曹營

魏王宮左慈擲杯

曹操試神卜管輅

耿紀韋晃討曹操

瓦口張飛戰張郃

黃忠嚴顏雙建功

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四

晉平陽侯陳壽史傳

後學羅本貫中編次

關雲長單刀赴會

却說張昭獻計曰。今劉備所倚仗者。乃諸葛亮也。其兄今仕於吳。何不將諸葛瑾老小執下。使瑾入川對其弟說知。令劉備交割荊州。如其不還。必累老小。此二人一父母所生。必然應允。權曰。諸葛瑾乃誠實君子。吾所素知。

安忍拘集老小乎。昭曰。明教知是計策。自然
放心。權召諸葛瑾老小。虛監在府。先使人報
知。孫權即修書。打發諸葛瑾望西川進發。不
數日。早到成都。先使人報知玄德。玄德問孔
明曰。令兄此來為何。孔明曰。來取荊州之計
也。玄德曰。何以荅之。孔明曰。如此如此。分付
已定。孔明出廓接瑾。不到私宅。逕入賓館。參
拜了。瑾放聲大哭。亮曰。兄長有事。但說。何故
發哀。瑾曰。吾一家老小休矣。亮曰。莫非為不

還荊州乎。因亮之故。執下兄長老小。兄休憂慮。弟自有計。還荊州便了。瑾大喜。即引見玄德。呈上吳侯書。玄德看了。原來是吳侯要取荊州。本是要還。奈將我夫人潛地取去。彼既無情太薄。我有何面目乎。如要廝殺。盡起兵來。昔在荊州。尚不懼汝分毫。何況吾今日有西川。帶甲數十萬衆。糧可支二十年不絕。吾欲下汝江南。汝君尚復取荊州乎。孔明哭拜於地曰。吳侯執下亮兄長老小。如若不還。

皆遭誅矣。兄死。亮豈能獨生。望主公憐兄弟之情。玄德再三深恨。徐徐曰。如此看軍師面上。分荊州一半還吳。將長沙。零陵。桂陽三郡與他。亮曰。主公既是如此。可寫書與雲長。令交割三郡。玄德曰。子瑜到彼。善言求之。吾弟性如火。裂。吾尚懼之。事宜仔細。瑾求書畢。辭了玄德。別了孔明。登途遙到荊州。雲長請入中堂。賓主相叙。瑾出。玄德書曰。望將軍先交割三郡。令瑾好回見吾主。雲長變色而怒曰。

吾與兄桃園結義。誓同生死。共興漢室。兄既以荊州與我。復命東吳取之。此何理也。這幾郡。大漢疆域。豈得妄以寸土與人。瑾曰。今吳侯執下老小。不還。必誅。雲長曰。此是吳侯譎詐。如何瞞得我過。瑾曰。將軍今何無面目。雲長執劍在手曰。休再言。此劍上便無面目。關平慌告曰。軍師面上不好看。望父親息怒。雲長曰。不看軍師面上。教你回不得東吳矣。瑾滿面羞慚。急急慌慌下船。再往西川見孔明。

孔明已自出巡去了。瑾只得再見玄德。哭告雲長欲殺之事。玄德曰。吾弟性急。極難說之。子瑜可暫回。容吾商議去。取東川漢中諸郡。却調雲長守之。那時交付荊州。瑾求玄德書歸吳。來見吳侯。說雲長阻住。不肯交還。吳侯看書大怒曰。子瑜此去。反覆奔走。莫非皆是諸葛亮之計。瑾曰。非也。弟尚哭告。玄德說將三郡先還。吳侯即召諸將曰。今劉備借吾地土。混賴不還。俄延歲月。既然劉備有分三郡。

之言。可差官負去長沙。零陵。桂陽。三郡赴任。且看如何。諸葛瑾取老小歸家。却說三郡發去官吏。盡被逐回。告吳侯曰。關雲長不肯相容。俱各赶逐回吳。遲後者必戮。孫權大怒。差人喚魯肅至。叱之曰。汝當初作保。借吾荊州。今劉備已得西川。不肯歸還。此何禮也。肅曰。今有一計。乃屯兵於陸口。地名使人請關某赴會。如肯來。以善言說之。倘若不從。伏下刀斧手殺之。如不肯來。隨即進兵。與決勝負。奪取

荊州。此計商議已定。今特告知主公。孫權曰。甚合吾意。可即行之。階下一人進曰。不可。關雲長乃虎熊之將。非等閑可及。恐事不諧。反遭其害。進言者乃關澤也。孫權怒曰。若如此。荊州何日可得。便速行之。魯肅遂解吳侯。屯兵於陸口。召呂蒙。甘寧商議。設會於陸口寨外。臨江亭上。修下請書。選帳下能言快說一人為使。登舟渡江。江口關平問了。遂引使人入荊州。來見雲長。雲長拆書視之。書曰。

辱友魯肅頓首致書于漢壽亭侯麾下。奉別久矣。瞻拜無由。今暫屯陸口。欲邀車騎於臨江亭一會。以訴渴仰之懷。雖然各事其主。即無異外之心。專望來臨。幸勿見阻。

感感

關雲長看畢。與來人曰。既子敬請來日赴會。汝先報知。使者拜辭先回。關平曰。魯肅相邀。必有惡意。父親何故許之。雲長笑曰。吾豈不知耶。此是諸葛瑾回報孫權。說吾當住不還。

荆州。故責魯肅。肅屯兵陸口。相邀赴會。索我
荆州。吾若不往。道吾怯耳。吾來日獨駕小舟。
用親隨十餘人。單刀赴會。看魯肅如何近我。
平又諫曰。父親不可以萬金之軀。親蹈虎狼
之穴。非所以重伯父之寄托也。雲長曰。吾於
千鎗萬刃之中。矢石交攻之際。匹馬縱橫。如
入無人之境。豈憂江東羣鼠乎。馬良聞之。亦
諫曰。魯肅雖有長者之風。於中事急。不容不
生狼心耳。將軍不可輕往。恐悔之不及。雲長

曰。昔春秋時。趙國藺相如。無縛雞之力。於渾池會上。覲秦國群臣。有如無物。何況吾曾學萬人之敵。既以許諾。不去失信。良曰。縱將軍去。亦可准備。雲長曰。只教吾兒關平。選快船十隻。藏善水軍五百。於江上等候。看吾認旗起處。便過江來。平領命去了。却說使者回報魯肅。說雲長慨然應允。約來日准到。肅與呂蒙商議。此來若何。蒙曰。必然帶將軍馬來也。若有人馬來。某與甘寧各領一軍伏於岸。

側放砲為號。準備廝殺。如無軍來。於庭後埋
伏刀斧手五十人。就筵間殺之。計會已定。次
日。肅令人於岸口遙望。辰時後。見江面上一
隻船來。稍公水手只數人。一面紅旗。風中招
颭。顯出雪白一箇大關字來。船漸近岸。見雲
長。青巾綠袍。坐於船上。傍邊周倉捧着大刀。
八九箇關西大漢。各跨腰刀一口。魯肅驚疑。
侍從遠立。惟周倉在側。肅接入亭內。叙禮畢。
舉盃相勸。不敢仰視。雲長談笑自若。酒至半。

酣。肅曰。有一言訴與君侯。幸聽察焉。昔日令兄。使肅於吳侯之前。以通往來。借其荊州。至今並無歸還之意。其理莫不失信乎。雲長曰。此國家之事。筵間不必論之。肅曰。國家區區江東。本以土地相借者。為君侯等軍敗遠來。無以為資故也。今已得益州。既無奉還之意。但割三郡。君又不從命。此君侯之失信於天下也。君侯幼讀儒書。五常之道。仁義禮智皆全。惟欠信耳。雲長曰。烏林之役。左將軍親冒

矢石戮力破敵。豈得徒勞而無一塊土相資。而足下欲來收地耶。肅曰。不然。君侯始與豫州同敗於長坂。豫州之衆不當一校。計窮慮極。志勢摧弱。圖欲遠竄。望不及此。吾主上矜愍豫州之身。無有處所。不憂土地士民之力。使有所庇廕。以濟其患。而豫州私獨飾情。愆德音灰。隳音灰好。今已籍於西川矣。又欲剪併荊州之土。斯蓋凡夫所不忍行。而況整領人物之主乎。肅聞貪而背義。必為禍階。願君侯明處。

之。雲長曰。此皆吾兄左將軍之事。非某所宜預也。肅曰。某聞昔日桃園結義。誓同生死。左將軍即君侯也。何得推托乎。雲長不之答。周倉厲聲而言曰。天上地下。惟有德者居之。豈但是汝東吳之有耶。雲長變色。奪周倉所捧大刀。立於亭中曰。此乃國家之事。汝何敢多言。以目視之。倉會其意。先來岸口把紅旗一招。關平船如箭發。奔過江東來。雲長右手提刀。左手摺住魯肅手。佯推醉曰。公今請吾赴

宴。非問是非。醉後。不堪回答。恐傷故舊之情。他日。令人請公到荊州赴會。同到船中。魯肅。竟不附體。被雲長將至江下。呂蒙。甘寧。見對江。又有船來。二將各引本部軍。一齊要出。雲長當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曹操杖殺伏皇后

呂蒙。甘寧。見雲長手提大刀。親握魯肅。恐被所傷。遂不敢動。雲長到船邊。却纔放手。早立於船首。與魯肅作別。肅如癡呆。船已乘風而

去。宋賢讀史。見單刀赴會之事。作詩贊曰。

藐視吳臣若小兒。單刀赴會敢平欺。當年

一鼓英雄氣。尤勝相如在澠。

音池。

又詩讚曰

東吳赴會。單刀往還。足搖地軸。手撼天關。

鴻門小可。澠池等閑。關公之名。威震江山。

雲長自回荊州。魯肅與呂蒙共議。此計又不

成。如之奈何。蒙曰。一面申報吳侯。起兵與雲

長一戰。有何不可。肅即時使人申報。孫權聞

之大怒。商議起傾國之兵來取荊州。忽報曹操又起三十萬大軍來也。權曰。且教魯肅休惹荊州之兵。移兵向合肥。濡須。以拒曹操。却說操將欲起程南征。叅軍傅幹。字彥材。北地人。上書以諫。操書曰。

幹伏聞。治天下之大。具有二。文與武也。用武。則先威。用文。則先德。威德以相濟。而後王道備矣。往者。天下大亂。上下失序。明公用武攘之。十平其九。今未承王命者。吳與

蜀也。吳有長江之險。蜀有崇山之阻。難以
威勝。易其德懷。愚以為可。且按甲寢兵。息
軍養士。分土定封。論功行賞。若此。則內外
之心固。有功者勸。而天下知制矣。然後漸
興學校。以導其善性。而長其節義。公神武
威震於四海。若修文以濟之。則普天之下
無思不服矣。今舉數十萬之衆。頓長江之
濱。若賊負固深藏。則士馬不能逞其能。奇
變無所用其權。則天威有屈。而敵心未能

服矣。惟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義。全威養德。以道制勝。則國家之幸也。顏鈞察焉。曹操覽之。遂罷南征。興設學校。王粲。杜襲。衛凱。和洽。四箇侍中。議欲尊曹操為魏王。中書令荀攸曰。不可。丞相官至魏公。榮加九錫。進爵諸侯。改受金璽。位已極矣。今又進陞王位。於理不可。曹操聞之。大怒曰。此人又欲效荀彧耶。荀攸知之。當年十月。卧病不起。十數日。內身亡。後史官有詩曰。

漢末荀公達。當時號大賢。知能過甯武。德可配顏淵。功振三兮國。才成十二篇。曹丕曾下拜。聲蹟尚昭然。

傅子曰。或問近世大賢君子。荅曰。荀令君之仁。荀君師之智。荀令君仁以立德。明以舉賢。行無諂強。謀能應機。孟軻稱五百年有王者興。其間必有名世。其荀令君乎。太祖謂荀令君之進善。不進不休。荀君師之去惡。不去不止。

荀攸亡年五十八歲。操厚葬之。遂罷魏王事。
一日。曹操帶劍入宮。帝與伏后共坐。伏后見
操來。慌忙起身。帝見曹操戰慄不已。操曰。孫
權。劉備。各霸一方。不遵朝廷。當如之何。帝曰。
盡在魏公裁處。操怒曰。陛下出此言。文武聽
之。只道吾欺君也。帝曰。君若相輔。則厚。不爾。
垂恩相捨。此言若不輔佐則可憐操目視天
子。作威而出。諫議郎趙儼見曹操出。乃入奏
帝曰。近聞魏公欲自望為王。不久必篡主也。

帝與伏后大哭。早有人報知曹操。操大怒。使武士直入禁宮。擒出趙儼。腰斬於市。帝聞之。大驚。與伏后商議。后曰。子童之父。伏完。常有殺操之心。恨未能也。子童親修書一封與父。早圖之。帝曰。昔董承為事不密。致遭大禍。恐又洩漏。朕與汝皆休矣。后曰。旦夕如坐針氈。似此為人。不如早亡。子童於官內求之。近得一人。抱忠義之節。有除操之心。可告此人。令寄此書。帝問何人。后曰。非穆順不可。即時

召順入屏後。退去左右近侍。帝后大哭。告順曰。操賊欲為魏王。早晚欲謀天下。左右之人。皆操心腹。朕夫妻將欲垂命。無可訴及。欲卿將此書與后父伏完。令密圖之。順泣曰。臣感陛下知遇大恩。敢不以死補報。臣即請行。帝與了書。穆順藏於髮中。潛出禁宮。迺至伏完宅上。將書呈完。完見女親筆。乃與穆順曰。吾料朝廷衆人。無敢近曹賊。除非江東孫權。兩川劉備。得此二處起兵於外。操必自往。此時

却求在朝忠義之臣。一同謀之。穆順曰。皇丈
可作數字回與帝后。求密詔。暗遣人往吳蜀
二處。令約會起兵。保民救主。伏完取紙寫書
付順。順於頭髻內深藏。順辭完回宮。原來早
有人報知曹操。操先於宮門內等候。穆順回。
正走到面前。操問那裏去來。順答曰。皇后心
腹疾。命求醫去。操曰。醫人何在。順曰。急未尋
見。操喝左右搜之。遍搜無物。臨欲放行。忽然
風吹落宮帽。操又喚回。取帽視之。遍觀無物。

還帽戴之。穆順雙手倒戴其帽。操曰。頭上必有消息。親自搜出伏完書來。操看時。書中意欲結連孫劉為外應事。操大怒。執下穆順。於密室問之。順不肯招。操連夜點起甲兵三千。圍住伏完私宅。老幼並皆拏下。於房內搜出伏后親筆之書。隨將伏氏三族盡皆赴獄中。平明。使御林將軍郝慮持節入宮。先收皇后璽綬。是日帝在外殿。見郝慮引甲兵三百直入。帝問曰。有何事。慮曰。奉魏公命。收皇后璽。

帝知事泄。心膽皆碎。慮至後宮。伏后方起。慮便喚管壘綬人。索取王壘而出。伏后情知事發。便於殿後椒房門內。夾壁中藏之。少刻。尚書令華歆。又引五百甲兵入。到後殿問宮人。伏后何在。宮人皆指云。藏匿房中。歆教甲兵圍住。親自推戶。不開。華歆甲兵打開朱戶。尋覓不見。料在壁中。即時掣刀割開。伏后大叫。歆自下手。揪頭髮拖出。后曰。望免我一命。歆叱之曰。汝自見魏公分訴去。后披髮跣足。二

甲士推擁而出。至外殿前。帝望見后。乃下殿抱后而哭。歎叱曰。魏公有命。可速行。后大哭曰。不能復相活耶。帝曰。我命亦不可知在何時也。甲士前擁後推。伏后而出。帝望見。搥胸大慟。見郝慮在傍。帝曰。郝公。天下寧有是事乎。哭倒在地。郝慮令左右人扶帝入宮。華歆擎伏后見操。操罵曰。吾以誠心治天下。汝等反欲害我耶。吾不殺汝。汝必殺我。喝左右亂棒打死。隨即入宮。將伏后所生二子。皆醜殺。

之。當晚將伏完穆順等宗族二百餘口皆斬於市。朝野之人皆恐懼。時建安十九年十一月也。此是曹操平生最不是處後人有詩嘆曰

獻帝當時何太懦。曹瞞得志弄威權。伏完輔國夷三族。穆順傳書喪九泉。皇后橫亡冤杳杳。儲君醢死恨綿綿。華歆郗慮兒曹輩。同惡相滋逆上天。

獻帝自從壞了伏后。連日不食。操入曰。陛下無憂。臣無異心。臣女已與陛下為貴人。大賢

大孝。宜居正宮。獻帝安敢不從。於建安二十
年正月朔。就慶賀正旦之節。冊立曹操之女
曹貴人為正宮。皇后羣下莫敢有言。大事已
定。曹操會大臣商議收吳滅蜀之事。賈詡曰。
須召夏侯惇。曹仁二人回。商議此事。操即時
發使。星夜喚回。夏侯惇未至。曹仁先到。連夜
便入府中。見操。操帶酒睡着。許褚仗劍立於
堂門之內。曹仁欲入。被許褚當住。曹仁大怒
曰。吾乃征南重臣。曹氏宗室。汝何敢無禮耶。

許褚曰。將軍雖親。乃外藩鎮守之官。許褚雖疎。見充內侍。主公醉卧堂上。不敢放入。曹操聞之。急出曰。吾之虎將。所見甚明。弟勿恠之。曹仁嘆曰。忠烈之士也。不數日。夏侯惇亦至。共議征伐。惇曰。吳蜀急未可攻。宜先取漢中張魯。以得勝之兵。取蜀。可一鼓而下也。曹操曰。正合吾意。遂起兵西征。勝負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曹操漢中破張魯

曹操將征西軍士。分為三隊。前部先鋒夏侯
淵。張郃。中間操與諸將。後隊曹仁。夏侯惇。押
運糧草。比及起程。早有細作報入漢中來。張
魯與弟張衡商議退敵之策。衡曰。漢中險。
無如陽平關左右依山傍林。下十餘箇寨柵。
迎敵曹兵。兄在漢寧。盡撥糧草應付。魯遣大
將楊昂。楊任。掌管軍馬。以助其弟。即日起程。
軍到陽平關。下寨已定。夏侯淵。張郃。前軍已
到。聞知陽平關已有準備。離關一十五里下

寨。是夜軍士疲困。各自歇息。忽寨後一把火起。楊昂。楊任。兩路兵殺來劫寨。張郃。夏侯淵。急上得馬。四下裏大兵擁入。曹兵大敗。退見曹操。操大怒曰。汝二人行軍許多年。豈不知兵若遠行疲困。可防劫寨。如何不做準備。欲斬二人。以明軍法。衆官告免。操次日自引兵為前隊。見山勢險惡。林木叢雜。不知路徑。操恐有伏兵。再引兵回寨。見高山茂林無數。曹操與許褚。徐晃。二將曰。吾若知此處如此。必

不起兵來。許褚曰。事已至此。主公不可自憚。次日。操上馬。只帶許褚徐晃二人。共三匹馬。來看張衛寨柵。三匹馬轉過山坡。早望見張衛寨柵。操揚鞭遙指。與二將曰。如此堅固。急切難下。忽背後一聲喊起。箭如雨發。操大驚。楊昂。楊任。分兩路殺來。許褚曰。吾當賊兵。公明善保主公。許褚縱馬向前。二將雙至。不能當許褚之勇。殺退二將。其餘不敢向前。背後徐晃保着曹操。三匹馬從萬軍中殺出來。前

面又一軍到。看時。却是夏侯淵。張郃。二將聽得喊聲。故引數千騎殺將入來。殺退楊昂。楊任。救得曹操回寨。操重賞四將。兩邊相拒五十餘日。各不相攻。曹操傳令退軍。賈詡曰。賊勢未見強弱。主公何故自退焉。操曰。吾料賊兵。每日隄備。急難取勝。吾退軍馬為名。賊必懈怠。却分輕騎抄襲其後。必勝賊矣。賈詡曰。丞相神機不可測也。於是令夏侯淵。張郃。分兵兩路。各引輕騎三千。取小路抄陽平關後。

曹操大軍盡拔寨起。楊昂聽得曹兵退。請楊任商議。今操退兵。可乘勢擊之。楊任曰。操詭計極多。未知真實。不可追趕。楊昂曰。汝不往。吾當自去。楊任苦諫不從。楊昂盡起五寨軍馬前進。是日大霧迷漫。對面皆不相見。楊昂軍士至半路扎住。却說夏侯淵一軍抄過山後。見重霧垂空。又聞人語馬嘶。恐有伏兵。急催人馬行動。誤走到楊昂寨前。寨內有此小守寨軍士。聽得馬蹄響。只道是楊昂兵回。開

門納之。馬軍一擁而入。見是空寨。便就寨中放起火來。五寨軍士盡皆棄寨而走。楊任比及霧散。來探消息。五寨一齊火着。楊任領兵來救。與夏侯淵戰不數合。背後張郃兵到。楊任殺條大路。望漢寧包州而逃。楊昂待要回時。已被夏侯淵張郃兩箇占了寨子。背後曹操大隊軍馬趕來。兩下夾攻。四邊無路。楊昂欲突陣而出。正撞着張郃。兩箇交手。被張郃殺死。敗兵回。接陽平關來見張衛。原來衛知

二將敗走。諸營已失。半夜棄關奔南鄭。包州去訖。曹操遂得陽平關。并諸寨。張衛楊任來見張魯。衛曰。二將失了隘口。張魯大怒。欲斬楊任。任曰。某曾諫楊昂休追曹兵。不肯聽信。故有此敗。任再乞一軍前去挑戰。必斬曹操。如不勝。該斬魯。取了軍令狀。楊任上馬。引二萬軍離南鄭下寨。却說夏侯淵勸曹操進兵。操曰。令一軍前去哨路。即時令夏侯淵領五千軍往南鄭路上來。正迎着楊任。兩軍擺開。

任遣手將昌奇出馬。與淵交鋒。戰不到三合。被淵一刀斬於馬下。楊任自挺鎗出馬。與淵戰三十餘合。不分勝負。淵撥回馬走。任追趕來。被淵一刀斬楊任於馬下。軍士大敗而回。曹操已知淵斬了楊任。即時進兵。直抵南鄭下寨。張魯慌聚文武商議。閻圃曰。某保一人可敵曹操手下諸將。魯問是誰。圃曰。南安桓桓音桓道人。也。姓龐。名惠。字令明。昨隨馬超投降。主公。後馬超收西川。龐惠卧病不曾行。見今

蒙主公恩養。何不令此人去。張魯即時賞勞了。便點一萬軍馬。令龐惠出。離城十餘里。與曹兵相對。龐惠出馬搦戰。曹操在渭橋時。深知龐惠之能。囑付諸將曰。龐惠乃西涼勇將。原屬馬超。今雖依張魯。未稱其心。吾欲得之。汝等皆與緩閉。使其力乏。擒之。諸將得令。張郃先出。戰了數合。便退。夏侯淵也。戰數合。退了。徐晃又戰三五合。也退了。臨後許褚出。戰五十餘合。方退。龐惠力戰四將。並無懼怯。各

將皆於操前誇龐惠好武藝。曹操心中深喜。與衆商議如何得此人投降。賈詡曰。某知張魯手下有一謀士楊松。其人極貪賄賂。暗以金帛送之。必使龐惠踈矣。操曰。何由得人入南鄭。詡曰。來日交鋒。詐敗佯輸。將龐惠引數十里遠。夤夜却去劫寨。龐惠必退入城中。却選一能言者。扮作步軍。雜在陣中。便得入城。操聽其計。喚一軍士能幹此事。即時重賞。付與金掩心甲一副。披在貼肉。却穿漢中軍士

號衣。於半路上等候。次日先撥夏侯淵。張郃兩枝軍遠去埋伏。却教徐晃挑戰。不數合敗走。龐惠招軍掩殺。曹兵盡退。龐惠却奪了曹操寨柵。見於內糧車極多。申報張魯。魯大喜。當夜二更左側三路火起。正中是徐晃。許褚左張郃。右夏侯淵。三路來劫寨。龐惠上馬衝殺出來。望城中而走。背後三路共追趕。到城下。龐惠喚開城門。一擁入城。此時細作已稟到城中。迎接楊松府下謁見。說魏公曹丞相

久聞盛德。故使某送金甲為信。更有密書。松見了大喜。問丞相今欲如何。細作曰。若踈遠龐惠。事即諧矣。松曰。放心。某自有良策。報荅丞相。楊松連夜入見張魯。說龐惠受了曹操金珠。賣此一陣。張魯大怒。喚龐惠責罵。欲斬之。閻圃苦諫。張魯曰。你來日出戰。不勝必斬。龐惠抱恨而退。次日。曹兵攻城。龐惠引兵衝出。曹操令許褚交戰。褚詐敗。龐惠趕來。曹操自乘馬於山坡上喚曰。令明。何不早降漢。龐

惠尋思。拏住曹操。抵一千負上將。飛馬上坡。一聲喊起。天崩地塌。連人和馬。跌將下來。四壁鈎索一齊上前。活捉了龐惠。押上坡來。曹操下馬。叱退軍士。親釋其縛。令龐惠投降。龐惠尋思。張魯不仁。情願拜降。曹操親扶上馬。共回大寨。故意教城上望見。人報張魯。龐惠與曹操並馬而行。魯信楊松之言為實。次日。曹操三面豎立雲梯。飛砲攻打。張魯見其勢已極。與弟張衛商議。衛曰。放火盡燒倉庫城。

廓出奔南山。去守巴中可矣。楊松曰。不如開門投降。張魯猶豫不定。衛曰。只是燒了便行。張魯曰。本欲歸命國家。而意未得達。今避鋒銳。非有惡意。實貨倉庫。國家之有。不可廢也。遂盡封鎖。是夜二更。張魯引全家老小。開南門而出。曹操教休趕。遂入南鄭。報說張魯封閉庫藏之意。曹操甚是憐之。遂差人往巴中說之。張魯欲降。其弟張衛不肯。楊松密書使人報曹操。教便進兵。曹操親自引兵往巴中。

張魯使弟張衛引兵出迎。與操兵相敵。被許褚斬之。敗軍回報張魯。魯欲堅守。楊松曰。今若不出。必遭大禍。某守城。主公當決一死戰。必然勝矣。間圃諫休出。魯不聽。親自出陣。未及交鋒。後軍已走。張魯急退。背後曹兵趕來。張魯到城下。楊松閉門不開。張魯無出路。回馬之時。曹操自叫早下馬受降。魯乃下馬。投拜曹操。操大喜。念張魯封倉庫之心。重重相待。操封魯為鎮南將軍。間圃等封為列侯者。

五人。於是漢中皆平。操傳令各郡分設太守。置都尉。大賞士卒。惟有楊松賣主求榮。即當斬之於市。教衆人悉知。曹操已得東川。主簿司馬懿進曰。劉備以詐力虜劉璋。蜀人未曾歸心。今主公已得漢中。益州震動。可速進兵臨之。勢必瓦解矣。聖人云。不可違時。亦不可失時也。曹操嘆曰。人苦不知足。既得隴。復望蜀也。劉曄進曰。劉備乃人傑也。有度而遲得。蜀日淺。蜀人未恃也。今破漢中。蜀中震恐。其

勢自傾。以公之神明。因其傾而壓之。無不克也。若少緩之。文有諸葛亮。明於治國。而為相。武有關。張。趙。雲。黃。忠。馬。超。魏。延。等。勇冠三軍。而為將。彌曰。五虎。蜀民既定。據守關隘。魏兵不可犯矣。今若不取。必有後患。曹操曰。士卒遠涉勞苦。且宜存恤。遂按兵不動。却說西川百姓。聽知曹操已取東川。料必來取西川。一日之間。數遍驚恐。但有風吹草動。老幼不安。往往報知玄德。玄德請軍師商議。孔明曰。亮

有一計。使曹操自退。玄德問孔明其計如何。
且聽下回分解。

張遼大戰逍遙津

孔明曰。曹操軍屯合肥。獨拒孫權也。今遣舌
辯之士。分三郡還吳。陳說利害。令吳起兵。嚴
合肥。牽動其勢。操必勒兵南向矣。玄德問誰
可為使。一人進曰。某願往。乃伊籍也。玄德喜。
遂作書具禮。令伊籍入吳。先到荊州。說與雲
長。可撥江夏。長沙。桂陽。以東屬孫權。然後入

吳到秣陵來見吳侯。先通了姓名。乃召伊籍入。籍見孫權。升堂拜畢。權問曰。汝到此為何。籍曰。昨承諸葛子瑜取長沙江夏桂陽三郡。為軍師不在。有失交割。今傳書送還。所有荊州南郡零陵。本欲送還。爭奈被曹操龍取東川。使關將軍無容身之地。今合淝空虛。望君侯起兵攻之。曹操必掣兵。吾主公若取了東川。即還荊州全土也。君侯疑而不行。曹操必南征。此時恐措手不及。權曰。汝且歸館舍。容

吾商議。伊籍退回。權問於衆。張昭曰。此是劉備恐操取西川。故行此謀。雖然如此。可因曹操在漢中。乘勢取合肥。亦是上計。顧雍所見皆同。因此令伊籍回報。兩下起兵攻操。籍辭遂行。孫權令魯肅收納長沙江夏桂陽三郡屯兵於陸口。取呂蒙。甘寧回。又去取餘杭凌統回。且說三軍皆起。呂蒙甘寧先到。蒙獻策曰。見今曹操令廬江太守朱光屯兵於皖城。大開稻田。納穀於合肥。以充軍資。今可先取

皖城。然後兵出合肥。權曰。此計甚合吾意。遂教呂蒙。甘寧為先鋒。蔣欽。潘璋為合後。權自引周泰。陳武。董襲。徐盛為中軍。那時程普。黃蓋。韓當在各處鎮守。却說軍馬渡江。取和州。迺到皖城。皖城太守朱光使人往合肥求救。自守城池。堅壁不出。權自到城下看時。城上亂箭射下。直射孫權。麾蓋幾乎中弩箭。權回寨。問衆將曰。如何取得皖城。董襲曰。可差軍築起土堆而攻之。徐盛曰。可豎雲梯。造虹橋。

下觀城中而攻之。呂蒙曰。此法皆費日月而
成。合肥救軍一至。不可圖也。只來日某須要
得城。權問其謀。蒙曰。今南軍初到。可乘此時
以三軍銳氣。四面夾攻。平明進兵。午未可下。
權從之。五更飯畢。三軍大進。城上矢石齊下。
戰士多傷。甘寧手執鐵練。冒矢石而上。朱光
令弓弩以射之。甘寧撥開箭林。一練打倒朱
光。呂蒙親自擂鼓。士卒皆一擁而上。亂刀砍
死朱光。降者數萬人。得了皖城。方纔辰時。張

遼引軍至半路。哨軍回報。皖城已失。遼即回
兵歸合肥。孫權入城。賞軍已罷。人報。凌統也
到。權慰勞了。呂蒙得賞。作宴管待諸將。時甘
寧身穿吳侯所賜錦袍。坐於筵上。呂蒙稱其
功勞。酒至半酣。凌統想起殺父之讐。又見甘
寧誇耀。心中大怒。瞪目直視良久。拔左右所
佩之劍。立於筵上曰。筵前無樂。看吾舞劍。甘
寧便會其意。推開果卓。起身於左右手內搶
兩枝戟。雙臂挾定。縱步而出曰。看吾筵前使

戟。呂蒙會意。一手挽牌。一手提刀。立於其中。曰。二公雖能。皆不如我巧也。破步便舞刀牌。將二人分於兩下。早有人報知孫權。權慌跨馬直至筵前。自與甘寧凌統二人和解。二人方纔放下軍器。權曰。吾常言二人休念舊讐。今日又何如此。凌統哭拜於地。孫權勸之。方息。至次日。起兵進取合肥。三軍盡發。却說張遼為失了皖城。回到合肥。心中愁悶。忽曹操差薛悌送木匣一箇。上有標封。傍書云。賊來。

乃發。是日。報說孫權自引十萬大軍來犯合
淝。薛悌教張遼開匣上云。若孫權至。張李二
將軍出戰。樂將軍守護。勿得與戰。張遼將帖
與李典。樂進觀之。樂進曰。將軍雅意若何。張
遼曰。主公遠征在外。吳兵以為破我必矣。今
可以發兵折其鋒銳。以安衆心。然後可守也。
李典素與張遼不睦。典默然不答。樂進曰。賊
衆我寡。難以迎敵。不如堅守。張遼曰。汝等皆
是私意。以廢王事。吾今自出戰。決一死敵。便

教左右人備馬。李典慨然而起。此國家大事。

豈敢以私憾而忘公事乎。願從將軍指使。張

遼大喜曰。既曼成公曼成典字宵相輔助。來日可

引一軍於逍遙津北埋伏。待吳兵殺過來。可

先斷小師橋。吾與樂文謙文謙進字擊之。李典自

去點軍埋伏。却說孫權兵至合肥相近。遂傳

令曰。兵貴神速。不宜久遲。呂蒙甘寧當先便

進。凌統隨吾為次。諸將陸續進發。却說呂蒙

甘寧前隊兵進。正與樂進相迎。甘寧出與樂

進交鋒。戰不數合。樂進詐敗而走。甘寧召呂蒙引軍趕去。却說孫權第二隊。聽得前軍得勝。催兵行至逍遙津北。忽聞連珠砲響。左邊張遼一軍殺來。右邊李典一軍殺來。驚得孫權手足無措。急令人喚呂蒙甘寧回救之時。張遼兵已到。凌統手下只有三百餘騎。勢如山倒。凌統大呼曰。主公何不速渡。小師橋言未畢。張遼當先。二千餘騎箭發如雨。統翻身死戰。孫權縱馬上橋。橋南已拆丈餘。並無一

片板。孫權大驚。親近牙將谷利大呼曰。主公可約馬退後。此再放馬向前。跳。孫權收回馬來。有三丈餘遠。孫權縱馬加鞭。那馬一跳飛過橋南。史官有詩曰

的盧當日跳檀溪。又見吳侯敗合肥。退後着鞭馳駿騎。逍遙津上玉龍飛。

又詩曰

吳侯縱轡躍征驂。凌統甘寧惡戰酣。身透重圍衝鐵騎。從茲聲價滿江南。

孫權跳過橋南。徐盛、董襲駕舟相迎。凌統谷
利再殺入重圍。與張遼鏖戰。甘寧隨後截住
李典廝殺。呂蒙截住樂進廝殺。是日。吳兵拆
了大半。凌統所領三百餘人。盡被殺死。獨統
得脫身。殺到橋邊。橋已拆斷。凌統身中數鎗。
遶河而逃。孫權在舟中望見。急令董襲掉舟
接之。乃得渡回。呂蒙、甘寧皆逃過河南。這一
陣。殺得江南小兒皆怕。聞張遼大名。不敢夜
啼。有詩曰：

說殺江南衆小兒。張遼名字透深閨。纔聞

乳母低聲說。夜靜更闌不敢啼。

遼求有張

衆將保護孫權還營。吳軍死者不知其數。孫
權心驚不定。衆將曰。至尊乃萬民之主也。當
以持重。今日之事。群下震驚。若無天地護佑。
幾喪性命。願主人以此為終身之戒。孫權亦
垂淚曰。孤今大慙。謹以刻心。非但書紳也。權
乃重賞凌統。收軍回濡須。整頓船隻。商議水
陸並進。一面差人江南再起人馬。張遼與衆

將議曰。逍遙津雖贏了孫權一陣。今在濡須計議。水陸並進報讐。此間軍少。報知丞相早添兵來救護。令薛悌星夜往漢中報與魏王。操同衆官議曰。此時可收西川否。劉曄曰。今蜀中稍定。已有隄備。不可擊也。不如撤兵去。敵吳兵救合淝之急。就下江南。操留夏侯淵守漢中。定軍山隘口。留張郃守蒙頭岩。當渠山隘口。連夜拔寨起兵。號四十萬殺奔濡須塢來。未知勝負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甘寧百騎劫曹營

却說孫權在濡須口收拾軍馬。有人來報。曹操自漢中領兵四十萬前來救合肥。孫權與謀士計議。先撥董襲。徐盛二人領五十隻大船。在濡須口埋伏停泊。令陳武帶領人馬往來於江岸巡哨。張昭曰。今曹操遠來。必須得一人先挫其銳氣。權聚衆曰。曹操遠來。誰敢當先破敵。以挫操兵銳氣。凌統出曰。吾願往。權曰。帶多少軍去。統曰。三千人足矣。甘寧曰。

只帶百騎破敵。凌統大怒。兩箇就在孫權面前爭競起來。權曰。先教凌統帶三千軍馬出濡須去哨曹兵。甘寧為第二。凌統領三千人馬出離濡須塢。塵灰起處。曹兵先到。先鋒張遼與統交鋒。五十合。不分勝敗。孫權恐凌統有失。令呂蒙接應回營。甘寧見凌統回。即時告曰。寧今夜只帶一百人馬去劫曹營。若拆了一人一騎。也不算功。孫權調撥帳下一百精銳馬軍。又賞酒五十瓶。羊肉五十斤。賞賜

軍士甘寧領命。回到營中。教一百人皆列坐。先將銀碗。寧自喫兩碗。乃語百人曰。今夜奉命劫寨。諸公請滿飲。各宜努力。各人面自相覷。不曉其意。甘寧見有難色。乃拔劍在手。大怒言曰。我為上將。不惜其命。尚且要去。汝乃小人。焉敢惜乎。一百人見甘寧作色。皆起拜曰。願效死力。跟將軍去。甘寧將酒肉與百人共飲。食已盡。約有二更時候。取白鷺翎一百根。插於盔上。為號。鄒波甲上馬。到於曹操寨。

邊拔開鹿角。馬上敲鑼擊鼓。殺入寨中來。逐
奔中軍來殺曹操。原來中軍人馬。以車仗伏
路穿連不斷。圍得鐵桶相似。不能得進。甘寧
只將百騎在馬上謠呼。往來敲鑼擊鼓。在於
中軍衝突。營中人馬驚慌。自家相殺。各寨攘
亂。那甘寧百騎在營內縱橫馳驟。逢者便殺。
各營鼓譟。舉火如星。喊聲大震。甘寧從南門
殺出。無人敢當。孫權令周泰引一枝軍來接
應。甘寧將百騎回到濡須。操兵恐有埋伏。不

敢追。後有詩曰

聲

皮音

鼓聲喧震地來。雄師到處鬼神哀。百

翎直貫曹瞞寨。盡說甘寧虎將才。

此戰名為百翎

寨貫

甘寧引百騎到寨。不拆一人一騎。至營門。令百人皆擊鼓吹笛。口稱萬歲萬歲。歡聲大震。孫權自來迎接。甘寧下馬拜伏。孫權扶起。權携寧手曰。將軍此去。是以驚駭老賊也。非孤相捨。正欲觀卿膽耳。即賜絹千疋。利刀百口。

甘寧拜受訖。遂分賞百人。權封甘寧為平虜將軍。權語諸將曰。孟德有張遼。孤有興霸。足以相敵也。次日。張遼引兵搦戰。凌統見甘寧有功。告曰。統願往領兵五千。離濡須。權自上馬臨陣。左有甘寧。右有凌統。三匹馬立於門旗之下。對陣圓處。張遼出馬。左有李典。右有樂進。凌統縱馬提刀。出陣搦戰。張遼使樂進出馬。持鎗與凌統交戰。到五十合。未分勝負。曹操聽得。親自策馬到門旗下看。操令曹休

放冷箭射凌統坐下馬。曹休閃在張遼背後。開弓一箭。正中凌統馬胸膛。那馬直立起來。把凌統掀在地上。樂進持鎗來刺。鎗還未到。只聽得弓弦響處。一箭射中樂進面門。翻身落馬。兩軍齊出。各救一將回營。張遼兵退回營中。自去醫治。樂進凌統回到寨中。拜謝吳侯。權曰。放箭救你者。甘寧也。凌統頓首拜寧曰。不想兄長如此施恩。寧曰。主公令我讐將恩報。今稍報公萬分之一也。凌統自此與甘

寧結為生死之交。刎頸之友。誓以死生相救。
有詩曰

結下冤讐因鳳羽。解酬恩義在龍梢。陣前一
箭成功處。從此翻為刎頸交。

二將自此再不為惡。且說曹操見樂進中箭。
自到帳中調治。傳令催趙人馬衝陣。當先曹
操分兵五路。來龍濡湏。操自領中一路。左一
路張遼。左二路李典。右一路徐晃。右二路龐
惠。每一路各一萬人馬。前來與孫權戰。平踏

到江邊解鞍飲馬。時孫權手下董襲。徐盛。二將。在五樓船上。見五路軍馬來到。諸軍各有懼色。徐盛大怒曰。食君之祿。命懸君手。何懼羣賊哉。遂擡馬下小船。飛奔江邊。火急上馬。引數百人。殺入李典軍中去了。董襲在船上。令衆軍擂鼓吶喊。以助其威。忽然江上猛風大作。白浪掀天。驚濤洶湧。軍士見大船將覆。爭下脚艚。逃命。軍士叫曰。船將沉溺。快請將軍速下船來。董襲仗劍大喝曰。將受君命。在

此防賊。怎敢棄船去之。再言者斬。即殺下船。軍士十餘人。風急船覆。董龍死於江口水中。徐盛在李典軍中。往來衝突。如飛沙走石。互相殺傷。却說陳武聽得江邊廝殺。引一軍來。正與龐惠相遇。兩軍混戰。孫權在濡須塢中。聽的曹兵殺到江邊。自引本部軍前來助戰。正見徐盛在李典軍中攪做一團廝殺。孫權引兵來救。張遼徐晃兩枝軍把孫權困在垓心。曹操上高阜處看見週圍困住孫權。權手

下兩負將捨身死戰。操曰：何人敢去衝開孫權手？足而擒之。言未盡，一將應聲而出，乃許褚也。褚縱馬持刀，殺入軍中，把孫權軍衝作兩段。却說周泰從軍中殺出到江邊，並無孫權。勒回馬，從外又殺入陣中，問本部軍：主公何在？軍人以手指兵馬厚處。主公受圍，周泰挺身殺入，尋見孫權。泰曰：主公何不隨泰出戰陣？孫權跟周泰殺出。泰到江邊回頭，又不見孫權。出第三次，又尋見孫權。權曰：弓弩齊

發。不能得出重圍。泰曰。主公在前。某在後。可
以出圍。周泰橫身左右遮護。身被數鎗。箭透
重鎧。救得孫權來到江邊。呂蒙引一枝水軍
布在江邊。前來救得孫權下船。權曰。吾虧周
泰三番救解得脫虎口。徐盛在垓心如何得
脫。周泰曰。吾再救去。遂輪鎗復翻身殺入陣
去。軍中救出徐盛。二將各帶重傷。呂蒙教軍
亂箭射住岸上兵。都救二將等下船。却說陳
武與龐惠大戰。後面又無應兵。被龐惠赶到

山峪口。樹林叢密。陳武再欲回身交戰。被樹
抓住袍袖。不能迎敵。因此被龐惠手起一刀
斬之。曹操見孫權走脫。自策馬驅兵赶到江
邊對射。呂蒙箭盡。正慌迫間。忽對江一宗船
到。為首一員大將。乃是吳郡吳人也。小霸王
孫策女婿。姓陸。名遜。字伯言。自引十萬兵到。
一陣射退曹兵。乘勢登岸。追殺曹兵。復奪戰
馬數千匹。曹兵傷者。不記其數。曹兵大敗而
回。因此於亂軍中尋見陳武屍首。孫權又知

董髴沉江而死。哀痛至切。情感三軍。令人水中尋見屍首。皆厚莖之。後史官讚董髴詩曰。憶昔征黃祖。全憑董髴功。飛身臨戰艦。揮刃斷長虹。圖寫丹青上。遊魂雪浪中。湍湍船破裂。流淚滿江東。

又廟讚陳武詩曰

寬厚施仁德。鄉閭盡感恩。功勲標史記。名姓寓麒麟。陣死兒孫顯。身亡器宇存。至今江上塚。誰不吊英魂。

兩軍罷戰。各守營寨。孫權得周泰救濟之功。營中作一宴謝之。孫權把盞至周泰面前。撫其臂。淚流滿面曰。卿為吾兄弟戰如熊虎。不惜性命。被鎗數十。膚如刺畫。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。委卿以兵馬之重乎。卿乃孤之功臣。孤當與卿共榮辱。同休戚。威平意快。為之。勿以寒門而自退也。言罷。令周泰解衣與眾將觀之。皮肉肌膚如同刀刺。盤痕徧體。孫權手指其痕。一一問之。周泰即言戰鬪之

所一處傷。令喫一觥酒。是日周泰大醉。權以青羅傘賜之。令出入張蓋以顯耀之。其餘衆臣皆賞。權在濡須。與操相拒月餘。張昭顧雍上言。曹操勢大。不可力取。若與久戰。大損士卒。不若求和。安民爲上。孫權從其言。令步騭往曹營求和。許年納歲貢。操見江南急未可下。操乃從之。令孫權先徹人馬。吾然後班師。步騭回覆。權留蔣欽。周泰守濡須口。盡發兵上船。回還秣陵。操留曹仁。張遼屯合肥。操班

師還許昌。群下衆官皆議立曹公爲魏王。營建王宮。群下一人高聲大叫不可。未知其人是誰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魏王宮左慈擲盃

建安二十一年。歲在丙申。操自合肥還都。侍中王粲上詩頌德。羣下皆賀。其頌曰。從軍有苦樂。但問所從誰。所從神且武。安得久勞師。相國征關右。赫怒震天威。一舉滅獯虜。再舉服羌夷。西收邊地賊。忽若俯

拾遺陳賞越山岳。酒肉踰川低。軍中多饒
飫。人馬皆溢肥。徒行兼乘遠。空出有餘資。
拓土三千里。往返速如飛。歌舞入鄴城。所
願復無違。

曹操看之。大喜。遂議進爵為王。尚書崔琰力
言不可。衆官曰。汝獨不見荀文若乎。琰大怒
曰。時乎時乎。會當有變。任自為之。有與琰不
和者。告知曹操。操大怒。捉琰下獄。問之。崔琰
虎目虬鬚。只是大罵。曹操篡漢。奸賊。廷尉

告白曹操。操令杖殺崔琰在獄中。後有讚曰。
清河崔琰。天性堅剛。虬鬚虎目。鐵石心腸。
奸邪辟易。聲節顯昂。忠於漢主。千古名揚。
夏五月。羣下奏知獻帝。頌魏公曹操功德。極
天際地。雖伊尹周公莫可及也。宜進爵為王。
獻帝即令鍾繇草詔。立操為魏王。詔曰。
自古帝王。雖號稱相變。爵等不同。至于褒
崇元勲。建立功德。光啓民姓。延於子孫。庶
姓之與親。豈有殊焉。昔我聖祖。受命勦業。

肇基。造我區夏。鑒古今之制。通爵等之差。盡封山川。以立藩屏。使異姓親戚。並列土地。據國而王。所以保乂天命。安固萬嗣。歷世成平。臣主無事。世祖中興。而時有難易。是以曠年數百。無異姓諸侯王之位。朕以不得繼序。弘業。遭率土分崩。羣兇縱毒。自西祖東。辛苦卑約。當此之時。唯恐溺入于難。以羞先帝之聖德。賴皇天之靈。俾君秉義奮身。震迅神武。捍朕於艱難。獲保宗廟。

華夏遺民含氣之倫。莫不蒙焉。君勤過稷。禹忠侔伊周。而掩之以謙讓。守之以彌恭。是以往者初開魏國。錫君土宇。懼君之違命。慮君之固辭。故且懷志屈意。封君為上公。欲以欽順高義。須俟勲蹟。韓遂宋建南結巴蜀。羣逆合從。圖危社稷。君復命將。龍驤虎奮。梟其元首。屠其窟廬。暨至西征陽平之役。親擐甲冑。深入阻險。芟音山夷音。殄其凶醜。蕩定西陲。懸旌萬里。聲教遠

振。寧我區夏。蓋唐虞之盛。三后樹功。文武
之興。旦奭失音作輔。二祖成業。英豪佐命。夫
以聖哲之君。事為已任。猶錫土班瑞。以報
功臣。豈有如朕寡德。仗君以濟。而賞典不
豐。將何以答神祇。慰萬民哉。今進君爵為
魏王。使使持節。行御史大夫。宗正劉艾。奉
策璽玄土之禮。苴以白茅。金虎符第一至
第五。竹使符篇一至十。君其正王位。以丞
相領冀州牧。如故。其上魏公璽綬符冊。敬

服朕命。簡恤爾衆。克綏庶蹟。以揚我祖宗之休命。勿復固辭。

魏王上書三辭。詔三報不許。又手詔曰。

大聖以功德為高美。以忠和為典訓。故創業垂名。使百世可希。行道制義。使力行可效。是以勲烈無窮。休光茂著。稷契戴元首之聰明。周召因文武之智用。雖經營庶官。仰歎俯思其對。豈有若君者哉。朕惟古人之功。美之如彼。思君忠勤之績。茂之如此。

是以每將鏤符折瑞。陳禮命冊。寤寐慨然。
自忘守文之不德焉。今君重違朕命。固辭
懇切。非所以稱朕心而訓後世也。其抑志
樽節。勿復固辭。

曹操既受王爵。冕十二旒。乘金銀車。駕六馬。
用天子車服儀鑾。出警入蹕於鄴郡。魏王商
議立世子。操大妻丁夫人無出。妾劉氏生子
曹昂。因征張繡時沒於皖城。卞氏所生四子。
長曰丕。次曰彰。三曰植。四曰熊。於是出丁夫

人而立卞氏為正宮。第三子曹植。字子建。極聰明。舉筆成章。操欲立曹植為後嗣。丕心恠之。乃問中大夫賈詡。詡教如此如此。但凡操親出征。諸子送行。惟曹植稱述功德。發言成章。左右皆欽仰。操甚喜之。惟曹丕但辭父。只是涕泣而拜。左右皆感傷。於是操疑植華巧。誠心不及丕也。丕使人買告近侍。皆言丕之德。操欲立後嗣。躊躇不定。乃問賈詡曰。孤欲立後嗣。當立誰。賈詡不答。操問其故。詡曰。正

有所思。故不能即答耳。操曰。有何所思。詡對曰。思袁本初。劉景升父子也。操大笑。就立五官中郎將曹丕為王世子。冬十月。魏王宮成。差人往各處取果木珍奇之物。使人入吳地。往福建取荔枝龍眼。溫州取柑子。各處不說。且說一行人到吳地。見了孫權。傳魏王令旨。要往溫州取柑子。那時吳侯正尊讓魏王。便令人於本城選了大柑子四十餘担。星夜送往鄴郡。至中途。脚夫正挑担而行。衆人疲困。

歇於山脚下。見一先生。眇一目。跛一足。白藤冠。青懶衣。來與脚夫作禮。言曰。你等挑担生受。貧道都替你挑一肩。每担各挑五里。但是先生挑過的担兒。都輕了。衆人皆疑。先生臨去。與領柑子官說。貧道乃魏王鄉中故人。姓左。名慈。字元放。道號烏角先生。如你到鄴郡。可說左慈申意。遂拂袖而去。取柑人至鄴都。見操。呈上柑子。操親剖之。但只空殼。內並無肉。操大驚。恠問取柑人。其官以左慈之言對。

之。操未肯信。門人忽報。有一先生。自稱左慈。求見王上。操召入。取柑人曰。正是途中所見之人。操叱之曰。汝以何妖術。攝吾佳果。慈笑曰。豈有此事。取柑剖之。皆有肉。其味甚甜。但操自剖者。皆空殼。操大驚。賜左慈坐而問之。慈索酒肉。操令取之。飲酒五斗。不醉。肉食全羊。不飽。操問曰。汝有何術。以至如此。慈曰。貧道於西川嘉陵峨眉山中。學道三十年。忽聞石壁中有聲。呼我之名。及視。不見。如此者十

餘日。忽有天雷震碎石壁。得天書三卷。名曰。遁甲天書。上卷名天遁。中卷名地遁。下卷名人遁。天遁能騰雲跨風。飛升太墟。地遁能穿山透石。人遁能雲遊四海。飛劍擲刀。取人首級。箴形變身。王上位極人臣。何不退步。跟貧道往峨眉山中脩行。當傳三卷天書與汝。操曰。吾亦久思急流湧退。奈朝廷未得其人耳。慈曰。益州劉玄德。乃帝室之胄。何不讓此位與之。可保全身矣。不然。則貧道飛劍取汝之

頭也。操大怒曰。此正是劉備之細作。喝左右
拏下。慈大咲不止。令十數獄卒拷之。但見皮
肉粉碎。左慈_音熟睡。全無痛楚。操取大
枷鐵釘釘了。鐵鎖鎖了。送與牢中監收。操令
人看守。只見枷鎖盡落。左慈卧於地上。並無
痕傷。連監禁七日。並不與食。及看時。慈端坐
於地上。面皮轉紅。去人回報。曹操取出問
之。慈曰。我數十年不食。亦不妨。日食十羊。亦
能盡。操無可奈何。次日。諸官皆至。王宮大宴。

正行酒間。左慈已穿木履。立於筵前。衆官驚
恠。左慈曰。大王今日水陸俱備。大宴羣臣。四
方異物極多。內中欠少何物。貧道願取之。操
曰。我要龍肝作羹。汝能取否。慈曰。有何難哉。
取黑筆於粉牆上畫一條龍。以袍袖一拂。龍
腹自開。左慈於龍腹中提出龍肝一副。鮮血
尚流。操不信。叱之曰。汝預先藏於袖中耳。慈
曰。即目天寒。草木枯死。任大王要甚好花。任
意所欲。操曰。吾要牡丹花。慈曰。易哉。令取大

花盆放筵前。以水喫之。頃刻發得牡丹一株。開放雙花。衆官大驚。邀慈同坐而食。少頃庖官進魚鱸。慈曰。此鱸得松江鱸魚做之尤美。操曰。千里之隔。安能取之。慈曰。易耳。教取釣竿來。於堂下忽有一池水。慈持竿頃刻釣數十尾大鱸魚。放在殿上。操曰。吾池中原有此魚。慈曰。大王何相欺也。天下鱸魚只兩腮。惟有松江鱸魚有四腮。此可辨也。衆官視之。果是四腮也。慈曰。鱸松江鱸魚。須得紫芽薑方

可。操曰。汝可取之否。慈曰。易耳。令人取金盃一箇。慈於袖中簇簇然。須臾得紫芽薑滿金盃。進上操前。操以手取之。忽盃內書一本。題曰。孟德新書。操取觀之。一字不錯。操大疑。以目視之。有殺左慈之意。慈取卓上玉盃。滿斟佳釀。進操曰。王上可飲此酒。壽有千年。操曰。汝先飲之。慈遂拔冠上玉簪。於盃中一畫。先飲一半。如水相似。勸操飲之。操叱之。慈擲盃於空中。化成一白鶴。遶殿而飛。衆官仰面視。

之。左慈不知所往。操問左右。人報他出官門而去。操令許褚引鐵甲兵五百人追趕。褚即上馬。趕至城門。望見左慈穿木履在前慢步而行。褚飛馬追之不上。趕到山中。見一羣羊。慈立於羊羣內。褚取箭射之。慈走入羣羊之內。即不見。褚將羊盡行殺之。回去時。有牧羊小童守羊而哭。忽見羊頭在地上。作人言。喚小童曰。汝可將死羊頭都轆在死羊腔子上。都轆了。左慈忽然跳起。將羣羊百餘隻。盡轆

活。左慈拂袖而去。小童歸告主人。主人不敢
隱。告於曹操。操畫影圖形。各處捉拿。左慈三
日之內。城裏城外所捉。眇一目跛一足。白藤
冠青幘。衣穿木履。先生都一般模樣者有三
四百箇。開動街市。操令衆將將猪羊血潑之。
押送城南教場。操令甲兵百餘圍住。盡皆斬
之。人人各起一道青氣。到半天聚成一處。化
作左慈。招白鶴一隻。騎舉雲內。拍手大笑曰。
玉鼠遁金虎。奸雄一旦迷。操令衆將以弓箭

射之。忽然狂風大作。走石飛沙。所斬之屍。皆跳起來。手提其頭。奔上演武廳來打曹操。文官武將掩面驚倒。各不相顧。當日鬼哭神嚎。曹操性命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曹操試神卜管輅

當日曹操見黑風中。群屍皆起。驚倒於地。須臾風定。盡皆不見。羣下扶操回宮。感而成疾。後有讚左慈詩曰。

飛步凌雲遍九州。惟憑遁甲自遨遊。金盞

當殿呈銀鱗。玉盞飛空化雪鳩。頃刻花開
紅影亂。片時果結翠陰稠。左慈施設神仙
術。點悟曹瞞不轉頭。又詩曰

人言左道非真術。只恐其中未得傳。若是

真傳心地正。何須物外學神仙。此言世傳
左道術乃

不正之法非也。但恐人心
不自正耳。故以此解之。

贊曰。幽貺罕徵。明數難校。不探精遠。曷感
靈效。如或遷訛。實乖玄奧。

曹操心疑左慈。因而成疾。服藥無愈。忽太史

丞許芝。自許昌來見操。操令芝卜易。芝曰。王
上曾聞神卜管輅否。操曰。頗聞其名。未知何
為神卜。汝當詳說其才。芝曰。管輅字公明。平
原人也。容貌龐醜。無威儀。而好酒。踈狂人也。
自笄年八九歲。便喜仰視星辰。得人輒問其
名。夜不肯寐。父母不能禁止。常云。家鷄野鵲。
尚自知時。何況為人在世乎。與鄰里小兒共
戲土壤中。輒畫地為天文。分布日月星辰。指
點而觀之。及長。深明周易。仰觀風角占。會肉

眼通神相。其父曾為琅琊郎丘長。管輅年十五歲。於學中讀史。日記數千言。學中四方人皆不及。琅琊太守單子春聞其名。召輅相見。時有座客百餘人。皆能言之士。輅問子春。府君名士。加雄貴之姿。輅年少。膽氣未堅。欲相見。恐失精神。先請美酒三升。飲而後言。太守喜之。遂與酒三升。飲畢。輅問子春。今欲與輅為對者。若府君四座之士耶。子春曰。吾自與卿旗鼓相當。輅曰。輅始讀書論易。本學問微。

淺。未能引聖人之道。陳秦漢之事。但欲論金
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。太守曰。此事最難。子
以為易也。座上賓客皆被管輅難倒。對答有
餘。從曉至暮。酒食不行。客大奇之。於是天下
號為神童。後有利漕名地居民郭恩兄弟三人
皆得璧疾。請輅卜之。輅曰。卦中有君家本墓
中女鬼。非君伯母。即妯母也。昔饑荒之年。必
遭謀數升米之利。推落井中。嘖嘖音責有聲。推
一大石壓破其頭。孤鬼苦痛。自訴於天。以致

君兄弟故有此報。郭恩三人涕泣伏罪。荅曰。果有此事。於是留管輅在家數日。忽一日。有鳩飛來梁上。其鳴如哭。輅卜曰。今日午時。當有一年老親人。從東方携猪肉一肩。濁酒一瓶。主賓共飲。笑中當有小驚。是日。果有媿丈携酒肉至。與郭恩兄弟共飲甚懽。恩令家僮射鷄為食。隔籬誤傷隣家女子。左手流血。如此之驗。安平太守王基。知輅神卜。取住其家。因信都令妻。常患頭風。其子心痛。舉家常驚。

恐請輅卜之。輅曰。此堂西頭有二死屍。一男持矛。一男持弓箭。頭在壁內。脚在壁外。持矛者主刺頭。故頭痛不得舉也。持弓箭者主射胸腹。故心中懸痛不能飲食也。晝則浮遊。夜則復來。故使病人驚恐也。於是掘之入地八尺。果有二棺。一棺中有矛。一棺中有角弓及箭。木皆朽爛。但有角與鐵箭頭。半啣於棺中。遂徙骸骨去城外十里埋之。家中無恙。有館陶令諸葛原。遷新興太守。輅往送行。客言輅

能覆射。諸葛原不信。暗取燕卵。蜂窠。蜘蛛。置
於三盒之中。令輅卜之。卦成。各寫四句於盒
上。其一曰。含氣須變。依乎宇堂。雌雄以形。羽
翼舒張。此燕卵也。其二曰。家室倒懸。門戶衆
多。藏精育毒。得秋乃化。此蜂窠也。其三曰。齧
觿音谷長足。吐絲成羅。尋網求食。利在昏夜。
此蜘蛛也。滿座驚駭。後鄉中隣婦失牛。求輅
卜之。輅卜之曰。在北溪之西。七人宰之。疾速
去尋。皮肉尚存。其婦果往尋之。見七人於茅

舍後煮食。皮肉猶存。婦告本郡平原太守劉
邠。遂將各人獲斷。問其婦曰。何以知之。婦告
管輅之神卜也。劉邠不信。請輅試之。取印信
囊。及山鷄毛。藏於盒中。令輅卜之。輅先卜其
一曰。內方外圓。五色成文。含寶守信。出則有
章。此印囊也。其二曰。巖巖有鳥。錦體朱身。羽
翼玄黃。鳴不失晨。此山鷄毛也。劉邠大驚。遂
待之為上賓。一日春暮。出郊閑行。見一少年
於田中。管輅立道傍。觀之良久。問之曰。少年

高姓。青春多少。少年答曰。姓趙。名顏。年十九歲矣。輅曰。汝眉間有死氣。限三日內必死。吾乃管輅也。見汝貌美。可惜無壽。趙顏回家。急告於父。父聞之。赶上管輅。哭拜於地曰。請歸救之。輅曰。此乃天命也。安可禳之。父告曰。止有此子。望乞垂救。輅見父子哀痛至切。乃曰。汝可備淨酒一樽。鹿脯一塊。來日往南山之中。大樹之下。磐石上奕棋。一人向北坐者。穿白袍。其貌甚惡。一人向北坐者。穿紅衣。其貌

甚美。汝可即將酒盃及鹿脯而往勸之。待酒
食畢。汝可哭告其事。必添汝壽矣。切勿言我
名字。老人留輅在家。次日。趙顏携酒脯帶盃
盃入南山之中。約行五六里。果見二人於大
松樹下石上着棋。全然不顧。趙顏跪進酒脯。
二人貪着棋。不覺飲酒已盡。趙顏哭拜於地
而求壽。二人大驚。衣紅袍者曰。此必管子之
言也。吾二人已受其私。必須憐之。穿白袍者
身邊取出簿籍視之。曰。汝今年十九歲。吾今

於十字上添一九字。汝可壽活九十九。回見
管輅。教再休泄漏天機。必有大罪。衣紅者。出
筆添訖。香風過處。化作二白鶴。冲天而去。趙
顏回問管輅。輅曰。穿紅者。南斗也。衣白者。北
斗也。顏曰。吾聞北斗九皇。何其一也。輅曰。散
而為九。合而為一也。北斗注死。南斗注生。今
已添之。子復何憂。父子拜謝。管輅自此恐泄
天機。再不與人卜矣。此人見在平原。主上要
知休咎。何不召之。操大喜。即差人往平原召

輅輅至。參拜訖。操令卜之。輅荅曰。此幻音術耳。何必為憂。操病遂安。操令卜天下之事。輅曰。三八縱橫。黃猪遇虎。定軍之南。傷折一肢。又卜筭數。輅曰。獅子宮中。以安神位。王道鼎新。子孫極貴。操問其詳。輅曰。茫茫天數。不可預知。後有應驗。方悟也。操一日與輅論雲從龍。風從虎之意。操曰。龍動則景雲起。虎嘯則谷風至。所以為火星者。龍。參星者。虎。火出則雲應。參出則風到。此乃陰陽之感化。非龍虎

之所致也。輅荅曰。言夫論難。當先審其本。然後求其理。理失。則機謬。機謬。則榮辱之主。若以參星為虎。則谷風更為寒霜之風。非東風之名。是以龍者。陽精。以潛為陰。幽靈上通。和氣感神。二物相扶。故能興雲。夫虎者。陰精。而居於陽。依木長。嘯動於巽林。二氣相感。故能運風。若磁石而取鐵。不見其神。而金自來。有徵應以相感也。況龍有潛飛之化。虎有文明之變。招雲招風。何足為疑。操問曰。夫龍之在

淵。不過二井之底。虎之悲嘯。不過百步之中。形氣淺弱。所通者近。何能興雲而馳東風。輅曰。王上豈不見陰陽遂在掌握之中。形不出手。乃上引太陽之火。下引太陰之水。噓吸之間。烟景以集。苟精氣相感。懸象應乎二燧。苟不相感。則如二女同居。志不相得。自然之道。無有遠近也。操大喜。欲封輅為太史。輅答曰。命薄相窮。不稱此職。不敢受也。操問其故。答曰。輅額無主骨。眼無守睛。鼻無梁柱。脚無天

根。背無三甲。腹無三壬。只可泰山治鬼。不能
治生人也。操曰。汝相吾若何。輅曰。位極人臣。
又何必相也。再三問之。輅但笑而不答。操令
輅遍相文武官僚。輅曰。皆治世之臣也。操問
休咎。皆不肯盡言。後人有詩。單題神卜管輅。
詩曰

平原神卜管公明。能笑南辰北斗星。八卦
幽微通鬼竅。六爻玄奧究天庭。預知相法
應無壽。自覺心源極有靈。可惜當年奇異

術。後人無復授遺經。

操令卜東吳西蜀二處。輅設卦云。東吳主亡。一大將。西蜀有兵犯界。操不信。忽合淝報來。東吳陸口守將魯肅身故。操大驚。便差人往漢中探知消息。不數日。飛報至。劉玄德遣張飛。馬超。兵屯下辨。地名取關。操大怒。自要領兵再入漢中。此去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耿紀韋晃討曹操

曹操欲興兵討蜀。令管輅卜之。輅曰。王上未

可妄動。來春許都必有火災。操見輅言累驗。故不敢輕動。留居鄴郡。使曹洪領兵五萬。助夏侯淵。張郃同守東川。又差夏侯惇領三萬甲兵。於許都來往巡警。以備不虞。魏王又降王旨。教長史王必。總督御林軍馬。主簿司馬懿曰。王必嗜酒性寬。恐不堪任軍國重事。操曰。王必是孤披荊棘歷艱難時相隨之人也。忠而且勤。心如鐵石。國之良吏也。孤心甚相托焉。遂委王必自領御林軍馬。屯營於東華。

門外。時有一人。姓耿。名紀。字季行。洛陽人也。舊為丞相府掾。後遷侍中少府。與司直韋晃甚好。見曹操爵至魏王。出入用天子車服。心常不平。時遇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。耿紀與韋晃在私宅中共飲。耿紀起身密議曰。曹操篡逆。有心多時。吾等為漢臣。豈可同惡相濟。韋晃曰。吾有箇心腹人。姓金。名禕。字德偉。乃漢相金日磾之後。常見曹操入內。喟然長嘆。素有討操之心。更兼此人與王必甚厚。若得

同謀。大事濟矣。耿紀曰。他既與王必厚交。豈肯扶漢乎。韋晃曰。與必雖厚。其意專欲立漢久矣。我等往說之。於是二人同往金禕宅來。金禕接入後堂坐定。晃曰。德偉與王長史甚厚。吾二人特來告求。禕曰。所求何事。晃曰。吾聞早晚魏王紹漢天下。公必高遷。望不相棄。曲賜提携。平生感德非淺也。禕拂袖而起。令從者看茶來。將茶潑於地上。晃曰。德偉故人。何薄情也。禕曰。吾與汝相交甚厚。汝等是漢

朝臣宰之後。今不思報本。皆欲輔造反之人。吾有何面目與汝為友。韋晃曰。奈天數如此。不得不為耳。裨大怒。耿紀。韋晃見裨累有忠義之心。故盡情告之。晃曰。吾二人實為漢朝來求呂下。故反說也。裨曰。吾累世漢朝臣宰。安能從賊。汝要扶漢。有何高見。紀晃曰。雖有報國之心。未有扶危之計。裨曰。吾欲裏應外合。去殺王必。方奪兵權。扶助鑾輿。結劉皇叔。為外援。操賊可滅矣。二人聞之。頓首拜謝。裨

曰。又有兄弟二人。乃吾心腹之人。與操賊大
讐。見居城外。吾欲用之為羽翼。紀晃問是何
人。禕曰。太醫吉平之子。長曰吉邈。次曰吉穆。
吉邈字文然。吉穆字思然。操昔日為董承衣
帶詔事。曾殺其父。二人竄於遠鄉。今見在此。
紀晃二人大喜。便要相見。禕密喚吉邈吉穆
至。言及其事。二人感憤流淚。怨氣沖天。誓殺
國賊。五人同謀。金德偉曰。正月十五日夜間。
城中大張燈火。慶賞元宵。耿少府韋司直你

二人各領家僮殺到王必營前。只看營中火起。分兩路殺入。得了王必。逕跟我入內。請天子登五鳳樓。以召百官。以安萬姓。吉文然弟兄於城外殺入。放火為號。各各揚聲。叫百姓誅殺國賊。以扶漢室。截住城內救軍。待天子降詔。招安已定。進兵殺投鄴郡擒操。即發使齎詔取劉皇叔。今日約定。至期初更而至。勿似董承自取其禍。五人對天說誓。歃血為盟。各自歸家。整頓軍馬器械。臨期而行。且說耿

紀韋晃二人。各有家僮三四百。預備器械。吉
邀兄弟亦聚三百人口。只推圍獵。排棚已定。
却說金禕先期來見王必。言方今海宇稍安。
魏王威震天下。不可不放燈火。以顯天下太
平氣象。必允其言。去告報各處。盡教放燈火。
是夜晴霽。王必與御林諸將。在營中飲宴。忽
聞營中呐喊。人報兩路火起。必慌走出帳看
時。兩下大亂。火光中見是營中有變。急上馬
出南門。正遇耿紀。紀不知是王必。只顧引弓

箭射之一箭射中必肩。幾乎墜馬。遂出西門而走。背後有軍趕來。王必無路。棄馬步行。至金禕門首。慌叩其門。那時金禕使人於營中放火。却隨後助戰。家中人聽得敲門。只道金禕歸。男子已都去了。只有婦人。禕妻隔門便問曰。王必那廝殺了麼。必大驚。方悟金禕同謀。遂投曹休家報知。金禕耿紀等同謀反。休自披掛飛身上馬。引千百人在城中拒敵。城內四下火起。燒着五鳳樓。帝避於深宮。曹氏

心腹牙爪。死據官門。城中是夜。但聞人叫。盡殺曹賊。以扶漢室。原來夏侯惇三萬軍巡警。離城五里屯扎。遙望見城中火起。領大軍前來圍住許都。使一枝軍入城接應。曹休戰到天明。耿紀。韋晃等無人相助。人報金禕二言。皆被殺死。耿紀。韋晃奪路殺出城門。正遇夏侯惇大軍圍住。皆被活捉。手下百餘人。盡皆殺之。入城救撲遺火。盡收各人老小宗族。使人飛報曹操。操教腰斬於市。就召漢百官盡

赴鄴都以聽處置。夏侯惇押耿紀。韋晃至於
通衢。耿紀厲聲大罵曰。曹阿瞞。吾生不能殺
汝。死當作鬼以擊賊。劖子以刀搯口流血。尚
曰。吾被羣兒誤矣。大罵不絕而死。韋晃以面
頰切音頓地曰。可恨。可恨。咬牙皆碎而死。後有
詩讚曰。

耿紀精忠。韋晃賢。各持空手欲扶天。誰知
漢祚相將盡。恨滿心胸。卷九泉。

夏侯惇將五家老小宗族。皆斬於市。王必箭

瘡發而死。將百官起赴鄴郡。曹操於教場立紅旗於左。白旗於右。乃降王旨曰。昨夜耿紀。韋晃等造反。放火焚許都。汝等多有出救火者。亦有閉門不出者。如曾救火者。可立於紅旗之下。如不曾救火者。立於白旗之下。衆官自思。救火者必無罪。多奔紅旗之下。三停內有一停立白旗下。操教盡拏立於紅旗下者。衆官各言無罪。操曰。汝當時之心。非是救火。實爲助國殺害吾宗族。盡命牽出漳河邊斬。

之死者三百餘人。其立於白旗下者。盡皆賞之。仍令還許都。操命鍾繇為相國。華歆為御史大夫。曹休總督御林軍馬。遂定侯爵六等。十八級。關中侯爵十七級。皆金印紫綬。又置關內侯十六級。銀印龜紐墨綬。五大夫十五級。銅印鐶紐綬。定爵封官。朝廷又換一般人物。曹操方悟管輅火災應耳。遂重賞管輅。輅不受。却說曹洪自到漢中。張郃夏侯淵各據險要。曹洪自進兵直抵下辨。却說張飛馬超

各守一處隘口。馬超取下辦。令吳蘭為先鋒。張飛守把巴西。令雷銅為先鋒。兩邊皆未動兵。曹洪至下辦將近。先鋒吳蘭領軍哨出。正與曹洪軍相遇。吳蘭欲退。手下牙將任夔曰。今賊兵犯界。若不先挫其銳氣。何顏見益起乎。於是驟馬挺鎗來與曹洪軍搦戰。洪自提刀躍馬而出。與任夔交鋒。三合。斬夔於馬下。乘勢掩殺。吳蘭大敗。回見馬超。超責之曰。汝不得吾令。何故輕敵。以致敗矣。吳蘭曰。任夔

不聽吾言。故有此敗。馬超曰。可緊守隘口。勿與交鋒。一面申報主公。肯教進兵。退曹洪不遲。蜀中文書未回。曹洪恐馬超有謀。引軍退回南鄭。却說張郃來見曹洪。問曰。將軍既已斬將。如何退兵。洪曰。吾見馬超不出。恐有別謀。在鄴都聞神卜管輅有言。當於此地折一負大將。吾疑此言。故退。張郃大笑曰。將軍相持半生。豈可以卜術惑其心哉。郃雖不才。願以本部兵取巴西。若得巴西。蜀郡易耳。洪曰。

巴西守將張飛。非比等閑。不可輕敵。張郃曰。衆皆怕張飛。吾視為小兒耳。此去必擒。洪曰。倘有疎失。若何。郃曰。甘當軍令。洪勒了文狀。令郃進兵。勝負如何。下回便見。

瓦口張飛戰張郃

張郃所屯兵三萬。分為三寨。各傍山險。一名宕_{音蕩}渠寨。一名蒙頭寨。一名盪石寨。三寨軍各分一半。去取巴西。留一半軍守寨。張郃進兵前行。却說張飛在巴西關中。守城軍報到。

說張郃兵來。飛喚雷銅商議。銅曰。閬中地惡山險。可以埋伏。將軍引兵出戰。我出奇兵。可擒張郃矣。張飛撥精兵五千與雷銅。飛自領兵一萬。離閬中三十里。與郃兵相遇。兩軍擺開。張飛出馬。單搦張郃。郃挺鎗縱馬而出。相交戰到二十餘合。郃後軍大亂。原來望見背後山中有蜀兵旗幡。郃知便退。張飛背後掩殺。前面雷銅殺出。兩下夾攻。郃兵大敗。張飛雷銅連夜追襲。只赶到宕渠山。郃仍舊分兵。

守住三寨。多置擂木砲石。堅守不戰。張飛離宕渠山十里下寨。次日引軍搦戰。郃在山上大吹大打飲酒。並不下山。張飛令軍士大罵。郃只不出。飛兵還營。次日令雷銅又去山下搦戰。郃又不出。雷銅驅軍士上山。山上擂木砲石打將下來。拆了十餘人。雷銅急退。盪石蒙頭。兩寨兵出。殺敗雷銅。次日張飛又去搦戰。張郃又不出。飛使軍人百般穢罵。郃在山上亦罵。張飛尋思無計可施。相拒五十餘日。

飛就在山前扎住大寨。每日飲酒。飲至大醉。坐於山前。辱罵張郃。玄德差人來軍前犒勞。見張飛飲酒。回見玄德。說張飛飲酒。恐失軍機。玄德大驚。乃問軍師。孔明笑曰。原來如此。軍前恐無好酒。成都佳釀極多。可將五十甕作三車裝。送到軍前。與張將軍飲之。玄德曰。吾弟自來飲酒失事。軍師何故反送許多好酒。吾弟醉中。必被張郃所害。孔明笑曰。主公與益德許多年為弟兄。不知其心也。益德自

來剛強。收川之時。義釋嚴顏。此非勇夫所為也。今宕渠與張郃相拒五十餘日。近聞飲酒醉之後。則坐於山前辱罵。倘若無人。此非貪杯。乃賺張郃之計也。玄德曰。雖然如此。未見其實。可使魏延助之。孔明令魏延解酒赴軍前。車上各插黃旗。大書軍前公用美酒。且說魏延解酒到寨中。見張飛傳說。主公賜酒。飛拜受訖。分付魏延。雷銅各引一枝人馬為左右羽翼。只看軍中紅旗起。便各進兵。教將酒

擺列於帳下。令軍士大開旗鼓而飲之。有細作報上山來。張郃自來山頂窺望。見張飛坐於帳下飲酒。令二小卒於面前相撲為戲。郃曰。張飛太欺我也。傳令今夜下山劫飛寨。令蒙頭盪石。二寨軍皆出劫寨。為左右援。當夜張郃乘月色微明。引軍從山側而下。迤到寨前。遙望張飛大明燈燭。正在帳中飲酒。張郃當先大喊一聲。山頭擂鼓為助。直殺入中軍。但見張飛端坐不動。張郃驟馬到面前。一鎗

刺倒

原來是箇草人。身上披張飛甲。見是草

人。急勒馬回。帳後連珠砲起。早到寨前。一將

當先攔住去路。睜圓環眼。聲若巨雷。乃燕人

張益德。挺矛躍馬。直取張郃。兩下牙將各自

拒住。兩將在火光中戰到三五十合。張郃只

盼兩寨來救。原來被魏延雷銅二將殺退。就

勢奪了山路。郃與死戰百十餘合。山上火起。

已被張飛後軍奪了寨柵。張郃敗走。張飛赶

了一程。回守宕渠三寨。張飛報入成都。玄德

大喜。方知益德飲酒是計。只要誘張郃下山。却說張郃退守瓦口關。三萬軍已拆了二萬。遣人問曹洪求救。洪大怒曰。汝不聽吾言。強要進兵。到拆了宕渠緊要隘口。不肯發兵救應。却使人催督張郃出戰。郃心慌。只得定計。分兩軍離寨去關口前山僻埋伏。分付曰。我詐敗。張飛必然趕來。汝等就截住歸路。當日張郃引軍前進。正遇雷銅。張郃與雷銅戰不數合。張郃敗走。雷銅趕來。兩軍齊出。截斷回

路。張郃復回。刺雷銅於馬下。敗軍回報張飛。飛自来與張郃挑戰。郃又詐敗。張飛不赶。郃又回。如此三次。張飛知是計。收軍回寨。與魏延商議曰。張郃用埋伏計殺了雷銅。又要賺吾。何不將計就計。延曰。如何。飛曰。我明日先引一軍。汝却引精兵於後。待伏兵出。汝可分兵擊之。用車十餘乘。各載柴草。塞住小路。用火燒之。吾乘勢擒張郃。與雷銅報讐。魏延領計。次日。張飛引兵前進。張郃兵又至。與張飛

交鋒戰到十合。郃又詐敗。張飛引馬步軍趕來。郃且戰且走。引張飛過山谷口。郃將後軍為前。復扎住營。與飛又戰。指望兩處伏兵出。要擒張飛。不想却被魏延精兵到。趕入谷口。將車輛兩路截住。放火燒車。山谷草木皆着。煙迷其徑。兵不得出。飛來衝郃兵。張郃大敗。走上瓦口關。收聚敗兵。堅守不出。却說張飛和魏延連日攻打關隘不下。飛見不濟。把軍退二十里。却和魏延引數十騎自來關兩邊。

哨探小路。當日忽見男女數人。各背小包於山僻攀藤附葛而走。飛馬上用鞭指與魏延曰。奪瓦口關。只在這幾箇百姓身上。喚步軍分付。休要驚恐。好生喚那幾箇百姓來。軍士連忙喚到馬前。飛用好言。以安其心。問其何來。百姓告曰。某等皆漢中居民。今欲回鄉。聽知大軍廝殺。塞閉閭中官道。今過蒼溪。從梓潼山出。檜音針音川。入漢中還家去。飛曰。這條路取瓦口關。遠近若何。百姓曰。從梓潼山小

路却是瓦口關背後。飛大喜。帶百姓入寨中。與了酒食。便與魏延商議曰。汝可引兵扣關攻打。我親自引輕騎五百。出梓潼山攻關後。張郃可擒矣。飛令百姓引路。選輕騎五百。從小路而進。魏延扣關攻打。却說張郃為救軍不到。心中正悶。忽報魏延在關下攻打。張郃披掛。却待下關。急報關後四五路火起。不知何處兵來。郃自領兵來迎。為首旗幟。早見張飛。郃大驚。急往小路而走。馬不堪行。後面張

飛追趕甚急。郃等棄馬上山尋徑而逃。比及走脫。隨行止有十餘人。步行入南鄭。見曹洪。洪見張郃。止剩下十餘人。大怒曰。吾教汝休去。汝取下文狀要去。今日拆盡大兵。尚不自死。推轉斬之。時有行軍司馬使教留人來見張郃。曰。吾保汝取葭萌關。將功折罪。若何。郃曰。願往。衆視之。乃太原陽興人也。姓郭。名淮。字伯濟。入見曹洪曰。三軍易得。一將難求。張郃雖然有罪。乃魏王深愛者也。不可誅之。可

再與五千兵。遂取葭萌關。則牽動各處之兵。漢中自安矣。如不成功。二罪俱罰。曹洪從之。又與兵五千。教張郃取葭萌關。郃努力而去。却說守關將孟達。霍峻。知張郃兵來。霍峻只要堅守。孟達定要迎敵。引兵下關。與張郃交鋒。大敗而回。霍峻急申文書到成都。玄德聞知。請軍師商議。孔明聚衆將於堂中。問曰。今葭萌關緊急。必須關中取張益德。方可退張郃也。法正曰。今益德兵屯瓦口關。鎮守關中。

亦是緊要之地。不可取回。帳中諸將內選一人去破張郃。孔明笑曰。張郃乃魏之名將。非等閑可及。不着益德。無人可當。忽一人厲聲而出曰。軍師何視人如草芥耳。吾雖不才。願斬張郃首級。衆皆視之。乃老將黃忠也。孔明曰。漢升雖勇。爭奈老矣。非張郃之對手也。忠聽了。白髮倒豎。而言曰。某雖年老。兩臂尚開三石之弓。渾身還有千斤之力。何為老耶。孔明曰。將軍年近七十。如何不老。忠趨步下堂。

取架上大刀。掄動如飛。壁上硬弓。連拽拆兩張。孔明曰。將軍要去。誰為副將。志曰。老將嚴顏。我兩箇同去成功。但有疎虞。先納下這顆白髮頭。玄德大喜。即時令黃忠嚴顏去與張郃交戰。勝負還是如何。

黃忠嚴顏雙建功

黃忠與嚴顏將行。趙雲等諫曰。今張郃親犯葭萌關。軍師休為兒戲耳。若葭萌一失。益州危矣。若破張郃。可以取漢中。何故以二老將

軍當此大勢乎。孔明曰。汝以二人老邁。不能成事。吾料漢中。必於此二人手內可得。趙雲等。各各哂笑而退。却說黃忠嚴顏到關上。孟達霍峻見着二老將來。心中亦笑。孔明如此調度。豈能用人。這般緊要去處。如何只教兩箇老的來。隨即交割了牌印。黃忠嚴顏使兩箇軍人。將兩把認旗於關口山上豎立。張郃聽知黃忠嚴顏到來。心中暗笑。次日。引軍搦戰。黃忠與嚴顏曰。你見諸人動靜。笑我年老。

可建奇功。以服衆心。嚴顏曰。顏聽將軍之命。
當日引軍下關。與張郃對陣。黃忠出馬。與張
郃答話。郃曰。你許大年紀。猶不識羞。尚欲出
戰耶。忠怒曰。豎子。欺吾年老。吾手中寶刀不
老。遂拍馬向前。與郃決戰。二馬相交。約戰二
十餘合。忽然背後喊聲起。原來是嚴顏從小
路抄在張郃軍後。兩軍夾攻。張郃大敗。連夜
趕去。張郃兵退八十里。黃忠嚴顏收軍入
寨。俱各按兵不動。曹洪聽知張郃輸了一陣。

又欲見罪。郭淮又諫曰。今張郃事急。若再問罪。必投西蜀矣。可遣副將相助。就如監臨。使不生餘外之心。曹洪從之。即遣夏侯惇之姪夏侯尚。并降將韓玄之弟韓浩。二人引五千兵。前來助戰。二將即時起行。到張郃寨中。問及軍情。郃言。老將黃忠。甚是英雄。更有嚴顏為助。不可輕敵。韓浩曰。我在長沙。足知老賊利害。他和魏延獻了城池。害吾親兄。今既相遇。必當報讐。遂與夏侯尚引新軍離寨前進。

原來黃忠連日哨探。已知路徑。嚴顏曰。此去有山。名天蕩山。山中乃是曹操屯兵積柴草之地。此時聚百萬糧草。作為久遠之用。若取得那箇去處。其勢可破漢中。軍士自相離散矣。忠曰。將軍之機。正合吾意。可與吾如此如此。嚴顏聽黃忠說罷。自引一枝軍去了。却說黃忠聽得夏侯尚韓浩兵來。遂引軍馬出營。韓浩在陣前大罵黃忠無義老賊。浩拍馬挺鎗來取黃忠。夏侯尚便出夾攻。黃忠力戰二

將。畧開十餘合。黃忠敗走。二將趕二十餘里。奪了黃忠寨。忠又草創一營。次日。夏侯尚韓浩趕來。忠又出陣。戰數合。又敗走。二將又趕二十餘里。奪了黃忠營寨。喚張郃守後寨。郃來前寨。諫曰。黃忠連退二日。於中必有詭計。夏侯尚叱張郃曰。據你如此膽怯。因此失了宕渠山。再休多言。看吾二人建功。張郃羞赧而退。次日。二將又戰。黃忠又敗。退二十里。二將迤邐趕上。次日。二將兵出。黃忠望風而走。

連敗數陣。黃忠退在關上。二將扣關下寨。黃忠堅守不出。孟達暗暗發書申報玄德。說黃忠連輸五陣。見今退在關上。玄德慌問孔明。孔明曰。此乃是老將驕兵之計也。趙雲等未信。玄德差劉封來關上接應黃忠。忠與封相見。問封曰。此來助陣何意。封曰。父親得知將軍數敗。故差某來。忠笑曰。此老夫驕兵之計。看今夜一陣。可盡復諸營。奪其糧食馬匹。此是借寨與彼屯輜重也。今夜留霍峻守關。孟

將軍搬糧草奪馬匹。小將軍看吾破敵。是夜二更。忠引五千軍開關直下。原來二將連日見關上不出。盡皆懈怠。被黃忠破寨直入。人不及披甲。馬不及備鞍。二將各自逃命而走。軍馬自相踐踏。死者無數。比及天明。連奪三寨。寨中遺下軍器鞍馬無數。盡教孟達搬運入關。黃忠催軍馬隨後而進。劉封曰。軍士力困。可以暫歇。忠曰。不入虎穴。焉得虎子。策馬先追。士卒相繼。努力向前。張郃軍兵反被自

冢敗兵衝動。背後追兵太急。都扎不住。望後而走。盡棄了許多寨柵。到漢水傍。張郃尋見夏侯尚。韓浩議曰。此天蕩山。乃糧草之所。更接米倉山。亦屯糧之地。是漢中軍士養命之源。倘若踈失。是無漢中也。夏侯尚曰。米倉山有吾叔夏侯淵。今兵守護。那裏正接定軍山。不必憂思。天蕩山有吾兄夏侯德鎮守。我等宜往投之。就保此山。張郃與二將連夜投天蕩山。來見夏侯德。說黃忠用驕兵之計。誘到

關下。軍馬突出。勢不可當。又被老賊連夜追
趕。自相衝擊。故棄了許多寨柵。夏侯德曰。吾
此處屯十萬兵。你可引去。復取原寨。郃曰。只
宜堅守。不可妄動。忽聽山前金鼓大震。人報
黃忠兵到。夏侯德大笑曰。老賊不諳兵法。只
恃勇耳。郃曰。黃忠有謀。非止勇耳。德曰。川兵
遠涉前來。連夜疲困。更兼深入戰境。此無謀
也。郃曰。亦不可料敵。且宜堅守。韓浩曰。可借
精兵三千擊之。無不克也。德分兵與浩下山。

黃忠整兵來迎。劉封諫曰：「紅日已西沉矣。軍皆遠來勞困，且宜暫退。」忠大笑曰：「不然。昔日哲人順時而動，知者見機而發。今蒙天賜奇功，不取是逆天也。」言畢，鼓譟大進。韓浩引兵來戰。黃忠揮刀直取韓浩，只一合，斬浩於馬下。蜀兵大喊殺上山來。張郃夏侯尚急引兵來迎。忽聽山後大喊火光冲天而起，上下通紅。夏侯德提兵來救火時，正值老將嚴顏手起刀落，斬夏侯德於馬下。原來黃忠預先使

嚴顏引軍埋伏於山僻去處。只等黃忠軍到。却來放火。柴草堆上一齊點着。烈焰飛騰。照耀山谷。嚴顏既斬夏侯德。從山後殺來。張郃夏侯尚前後不能相顧。只得棄天蕩山。望定軍山投奔夏侯淵去訖。黃忠嚴顏守住天蕩山。捷音飛報成都。見玄德。玄德聚諸將慶喜。法正言曰。昔日曹操一舉而降張魯。平定漢中。不因此勢以圖巴蜀。而留夏侯淵張郃二將屯守。操遂北還。此非其志不逮。而力不足。

也。必將內有變亂耳。今料淵邵才畧不勝國之將帥。若舉大隊之兵。主公親往討之。則必可克矣。平定之日。廣豐積穀。觀釁伺隙。上可以傾覆寇敵。尊獎王室。中可以蚕食農桑。廣開境土。下可以固守要險。為圖操之久計。此蓋天與其時。不可失也。玄德深然之。遂乃傳令旨。趙雲張飛為先鋒。玄德孔明起兵十萬。擇日圖漢中。傳檄各處。令隄備。時建安二十三年。秋七月。吉日。玄德大軍出葭萌關下營。

令人召黃忠嚴顏到寨。厚賞二將。玄德曰。人皆言將軍老矣。惟軍師獨知其能。今果立奇功。世之罕有。今漢中定軍山。乃南鄭之保障。糧食之會源。若得定軍山。陽平一路無其憂矣。汝還敢取定軍山否。黃忠慨然應諾。便要領軍前去。孔明止住。言曰。老將軍故然雄勇。非夏侯淵之本對也。淵深通韜畧。善曉兵機。曹操倚托為西涼之保障。先屯兵於長安。而拒馬盩起。今又屯兵於漢中。操不令他人守。

者為夏侯淵有將才也。今將軍雖勝張郃。未
可以勝夏侯淵也。吾欲斟量着一人去荊州
替回關將軍來。方可敵得夏侯淵。忠奮然答
曰。昔日廉頗年八十。尚食斗米。肉十斤。諸侯
畏其勇。不敢侵犯趙境。何況黃忠未及七十
乎。軍師言吾老矣。我並不用副將。只將本部
三千軍去。立斬淵首。納於麾下。孔明再三不
容。黃忠只是要去。孔明日。既將軍要去。吾定
一人為監軍同去。若何。忠應諾。請問是誰。且

聽下回解

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四

終